

第一章 不被需要的替代品

緩和三年。

蔣府裡，慕明棠穿著一身淺藍色紋銀交領上襦，下面繫著六幅百褶裙，站在樹叢之後，外面的兩人正專心說話，並沒有發現她。

她這一身顏色本來就淡，混在斑駁的樹影中，不仔細看確實不容易發覺。

但是慕明棠知道，真正的原因是晉王失而復得，重遇舊愛太過開心了，以致於素來警惕的他沒有發覺樹木後居然還站了一個人。

「濟哥哥，當年是我對不起你，所幸你這一年一切都好，要不然我真的……」穿著碧衣的女子哽咽著道。

她不施粉黛，衣妝素淨，第一眼看著並不驚豔，可是越看越耐看，現在一雙眸子含了淚，還努力忍著不讓眼淚落下的模樣尤其讓人心疼。

謝玄濟便是心疼不已，他忍不住靠近一步，握住眼前女子的雙臂，明明想要用力卻又忍住，不敢唐突佳人，「明薇，沒事，只要妳回來了就好，這些年蔣家的位置一直給妳留著，只要妳回來，一切就都沒有變化。」

蔣明薇的眼淚撲簌簌而落，「可是濟哥哥，我已經配不上你了。我當初被戎人矇騙，不知道怎麼陷入魔怔，竟然懷疑你的用心，還在上元節逃婚……我這一年想了很多，但是想得越明白就越不敢回來見你，即便是戎人挾持我，但是說白了還是我識人不明，落得今日地步全是我自找的，怨不了別人。得知你一切都好，我就心滿意足了，不敢再奢望其他，聽說你已經和她訂婚了，這樣很好，她一定會替我好好照顧你。」

「不，明薇。」謝玄濟似乎是急了，又近前一步，幾乎貼在蔣明薇身前，他低頭看著她，一雙眼睛專注又幽深，「我說過，只要妳回來，我永遠都在。將婚約順延給蔣明棠不過是因為聖旨已公告天下，蔣大人不能違抗聖旨，只好在外面認領一個女兒回來頂替妳的位置，既然妳現在已經回來，還要替代品做什麼？晉王妃永遠都只會是妳。」

「可是，我被戎人擄走一年下落不明，皇家最重貞潔，我雖然清楚自己還是乾淨的，可是別人怎麼會信？我若是嫁給你，豈不是連累你被別人嘲笑？」蔣明薇說到後面似乎是又羞又愧，忍不住垂下頭顱，露出一截修長的脖頸。

謝玄濟素來溫文爾雅，冷靜自持，現在卻忍不住笑出來，近乎失態地將蔣明薇一把擁入懷中，「太好了，明薇，妳知不知道妳方才那句話我聽了有多開心？妳並沒有屬於其他男人，依然還是處子之身，這讓我簡直欣喜若狂！」

「妳儘管放心，這一年妳失蹤的事，除了妳我以及蔣大人蔣夫人，再不會有其他人知道，外人問起來，妳只管說妳在外地養病就好，至於父皇母后那裡自有我去說，妳只需要安心備嫁就是。」

聽到謝玄濟的話，蔣明薇雙頰暈出朵朵紅雲。過了一會，她似乎忽然想到什麼，臉色變淡，還是輕輕推開了謝玄濟，「濟哥哥，你對我的這份心我十分感動，但是你未過門的王妃已經是別人了，她比我乖巧，比我孝順，爹娘收養她一定是覺得她比我更貼心，更適合作為一個女兒。既然婚約已經換了人，我就該識趣些，

遠遠走開，我再出現，既耽誤你們的姻緣，還會惹她不快。」

「明薇，妳說的這是什麼話。」謝玄濟不帶一絲猶豫地說：「我對她從來沒有任何感情，一直都只是把她當做妳的替身罷了，蔣大人他們也是如此，若不是她長相有三分像妳，以她卑賤的流民身分怎麼可能進得了蔣家的門？她本來就是逃難而來的人，在蔣家享受了一年富貴已經是天大的造化，她要是知道感恩還好，若是拎不清自己的身分，敢針對妳，我必不會放過她。」

蔣明薇淚盈於睫，滿是感動地看著他，「濟哥哥……」

謝玄濟被她這樣的目光看得心都碎了，忍不住緊緊擁抱住她，「明薇，妳回來就好，我和蔣大人已經等了妳一年，如今該是一切歸位的時候了。」

多麼感人啊，慕明棠嘴邊掛上淺淡的笑，越看越覺得自己就是個笑話。

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，卻因為誤會擦肩而過，如今兜兜轉轉終於重新團聚，互相表明心意，解開誤會，接下來要發生的大概就是在雙方父母的祝福下步入婚姻，幸福一生了吧。

多麼令人動容的一幕，多麼令人羨慕的感情，而她慕明棠就是這對青梅竹馬裡面的插足者，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頂替者，以及整樁事件裡唯一的外來者。

蔣明薇口中的「她」，謝玄濟口中的「替身」就是她慕明棠。

正如謝玄濟所說，她確實出身不高，尤其是和眼前這兩個人相比，謝玄濟是皇子，已封晉王，蔣明薇是高官之女，和謝玄濟青梅竹馬，從小一起長大，而她呢，甚至都不是京城人。

她是襄陽人，家裡既不是書香世家，也不是官宦門第，而是充滿了銅臭味的商戶，雖然出身不入流，好在父母和睦，家庭富足，她也在父母的疼愛下順風順水長大。本來，她的人生軌跡應當和許許多多平凡的小城姑娘一樣，在及笄後嫁給另外一個平凡的男子，生下孩子，組建一個普通的小家庭，但是在她十二歲那一年，所有平靜都被打破了。

鴻嘉三年，襄陽被圍，太守抵抗了幾天後，見羯人來勢洶洶，竟然拋下偌大的襄陽城和滿城的平民連夜逃跑。走時還捲走了全城的精銳兵力和武器。

沒有武器和指揮，襄陽不攻自破，羯人進城大肆屠殺，慕明棠的父母為了掩護她出城被羯人殺死了，可惜就算這樣她仍然沒有跑出襄陽。

世界上終究是普通人多，慕明棠既沒有飛簷走壁的武功，也沒有臨危不亂的智慧，在半路就被羯人發現了，差點隨父母而去，幸好武安侯進城，她才撿回一命。之後，慕明棠隨著眾多難民北上，尋找安身之地。要知道她是個女孩子，還頗有姿色，在路上會經歷什麼不言而喻。

慕明棠這一路走得非常艱辛，幸虧後面遇到同樣家破人亡的周婆婆以祖孫之名保護她，她才能完好無缺地走到應天府，而後她們決定停在陳留，計畫開始新的生活。

慕明棠雖然和周婆婆素不相識，但是經歷了北逃一路，她是真把周婆婆當做親人，打算日後替周婆婆養老送終。她們兩人相依為命，針線活、洗衣服、編竹篾，什麼活兒都接，結果生活好不容易有了些起色，周婆婆卻因為操勞過度病倒了。

慕明棠散盡家財替周婆婆求醫，可周婆婆還是沒熬過去，春天都沒到就死了。周婆婆死後，慕明棠大哭一場，想送周婆婆體面入土，沒想到如此卑微的願望上天都不肯實現。

當慕明棠將父母遺留給她的貴重飾品拿去典當時，當舖老闆見她頗有姿色，起了壞心，對著滿街的人說她行竊，要不然以她一個穿著打扮普通的弱女子，怎麼可能拿出這麼有價值的典當物。

慕明棠氣得要死，當街和當舖老闆對罵起來，她在逃難路上早鍛煉出一身銅筋鐵骨，罵人又潑辣又狠戾，當舖老闆被她接連搶白，氣得跳腳，忍不住動起手來。慕明棠能活著走到現在，閨閣時期的天真和矜持早就磨沒了，見狀也又咬又抓地和對方廝打，卻被一行衣著不凡的侍衛攔住了。

被架開的時候，慕明棠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，可是一看對方的衣服，她就明白這是自己惹不起的人，她馬上就收斂氣焰，低著頭一句話不敢說。

這時候停在附近，一看就非常華貴的馬車裡下來一個丫鬟，穿著乾淨的石青襦裙，頭髮梳得整整齊齊，鞋底都比慕明棠的臉乾淨。

丫鬟瞧見慕明棠的樣子，先是嫌棄了一下，隨後才捏著鼻子說：「妳祖上冒青煙，撞大運了。跟我走，我們夫人想見妳。」

能被稱為夫人，身分自然非同小可，而且看對方有馬車，還能使喚侍衛，說不定還是官府的人，慕明棠戰戰兢兢地跟過去，這才發現叫住她的人不僅是官家的人，還是京城裡三司副使蔣鴻浩的正室夫人。

三司通管鹽鐵部、度支部、戶部，號曰「計省」，是管全國財政的最高機構，三司副使是計省的第二把手，地位十分崇高，慕明棠怎麼也沒想到自己只是打了場架，竟然撞到了這麼尊貴的人面前。

蔣夫人端詳了慕明棠一會，讓人將她帶回去，慕明棠就這樣渾渾噩噩、戰戰兢兢地到了京城，第二天換了身衣服，被帶到蔣夫人和蔣鴻浩面前。

蔣鴻浩看了半天，對著蔣夫人淡淡點頭，「就依妳說的吧。」

慕明棠原本不明白這話是什麼意思，但是很快她就知道了，生活也從此天翻地覆——她被蔣家收為養女，成為蔣鴻浩的二女兒，蔣明棠。

那可是不折不扣的官家小姐、名門千金啊，在難民中跌打滾爬的慕明棠沒想到自己會有這番造化，官和民和商宛如天塹，從前即便是襄陽府衙一個師爺的女兒，慕家見了都得夾著尾巴繞道走，何況是三司副使的千金呢。

飛升得太快，慕明棠當然開心，卻也太害怕失去這一切了，所以蔣夫人讓做什麼她就做什麼，丫鬟如何說她就如何做。

慕明棠後來得知，蔣夫人那天之所以會出現在陳留，是因為出門尋找走丟的大小姐蔣明薇，當她詢問蔣明薇怎會走失，丫鬟們統一口徑，說上元節大小姐出門看燈，人太擠不小心走丟了。

慕明棠當下就感覺出這話不對，她只是商戶的女兒，出去看燈父母都會安排丫鬟婆子隨侍在側，蔣明薇堂堂官家千金，蔣夫人豈會疏忽了護衛？

但不管如何，蔣明薇就是走丟了，從那天起，蔣夫人就四處尋找女兒，一路找到

陳留，沒有見著女兒的蹤跡，反而在街上瞥見了慕明棠。

慕明棠當時又是罵又是打，非常引人注意，蔣夫人看了一會，發現慕明棠和她走失的女兒年齡相近，連臉型也有幾分相像，所以蔣夫人才會將慕明棠帶回來改姓蔣，記做二小姐。

慕明棠一開始就知道自己的身分，父母思念愛女，久尋無果，所以放一個長得像的替身在眼前聊表安慰，這種想法她十分理解，所以心甘情願地做另一個人的影子，穿蔣明薇喜歡的顏色，住蔣明薇曾經的屋子，學蔣明薇說話，學蔣明薇走路。她將自己身上屬於慕明棠的特徵一點點抹除，蔣夫人嫌棄她粗鄙，嫌她當街打架有失體統，慕明棠就打斷自己在亂世中磨練出來的爪牙，變得溫柔乖巧，笑不露齒，行不露步，無論說什麼都細聲細氣、慢條斯理。

她將自己的真實性格全部隱藏，硬生生變成另一個人的樣子。

她害怕被扔出蔣府，害怕再回去過那種朝不保夕、和野狗搶食的日子，亂世之中尊嚴都是無用之物，何況是模仿一個人呢？

慕明棠被訓練了一年，終於改造成蔣夫人想要的名門淑女樣子，類皮容易類骨難，她和生來富貴的蔣明薇當然不能比，無論是學識還是談吐都差得太多，可是在不說話的時候，倒已經有了幾分蔣明薇的影子。

蔣夫人勉強滿意，在今年三月正式帶慕明棠出來過明路，之後，慕明棠才真正明白為什麼蔣家要收養一個女兒，為什麼蔣夫人急著要將她訓練好。

原來，蔣府的榮耀不只是蔣鴻浩位列計省，蔣明薇竟然還被賜婚給皇子。

皇帝說出來的話從來沒有收回去的道理，何況是賜婚聖旨，蔣夫人之所以親自出來尋找蔣明薇，一方面是擔心女兒，一方面也是為了蔣家和晉王的婚事。

晉王謝玄濟是嫡出皇子，素有賢名，是朝中呼聲最高的儲君人選，要不是皇帝看在登基前和蔣家是鄰里，斷不會將這麼大的殊榮砸在蔣家頭上。

蔣明薇這一逃婚——當然，逃婚是慕明棠自己的說法，蔣夫人始終堅持女兒被人劫走了——這份聖上的賞識對蔣鴻浩來說就變成了催命符。

蔣鴻浩得知蔣明薇不見了之後大怒，當即放狠話說自己沒有蔣明薇這個女兒，連派人出去尋找都不肯，蔣夫人心疼女兒，又悲傷於丈夫的絕情，只能自己來管，後來湊巧在陳留遇到了慕明棠，蔣夫人走投無路之下，想出一道李代桃僵之計。蔣夫人原本盼著蔣明薇心勁散了就會回來，如果沒有回來或者來不及，那讓慕明棠頂上多少也是補救的法子，畢竟聖上只是賜婚謝玄濟和蔣家的女兒，沒說一定要是蔣明薇，將慕明棠收養後，倒也勉強算是蔣鴻浩之女。

三月，蔣夫人徹底絕了對蔣明薇的指望，正式向京城一眾官夫人介紹二女兒蔣明棠。

四月，慕明棠和謝玄濟在長輩的看護下，隔著屏風望了一面，就算是未婚夫妻婚前相見，彼此對這樁婚事默許了。

要慕明棠說，謝玄濟對蔣明薇當真是癡心一片，蔣明薇疑似私奔，他作為皇子兼準未婚夫沒有勃然大怒，反而還悄悄幫著蔣夫人尋找蔣明薇，眼看婚期將近，謝玄濟竟然也二話不說就接受了蔣家安排給他的替代品。

其癡心慕明棠看了都感動，她作為替身，非常懂自己的定位，她知道蔣夫人眼裡看的、心裡想的一直都是自己的親生女兒，甚至謝玄濟看向她的目光中也是在尋找她和蔣明薇相似的部分。

慕明棠這輩子能享受錦衣玉食，還能做王妃，她已經誠惶誠恐了，她並不貪心，更不會奢望晉王的愛，也已經做好準備一輩子作為蔣明薇的影子生活著，至於慕明棠是誰，她喜歡什麼，曾經是什麼樣的人，都不重要了。

誰知道，就在今天，蔣家夫婦為慕明棠安排的生辰宴上，蔣明薇竟然出現了！慕明棠發現晉王突然不見了，心裡莫名的直覺告訴她不對勁，於是悄悄跟過來，沒想到聽到這麼感動的一齣戲。

她站在樹影後面，聽了許久深情王爺和白月光的真情告白，覺得他們的愛情真是偉大。

那她呢？她這個拙劣的替代品要如何打發？

慕明棠不想再聽下去，轉身往回走，走到半路就碰見出來尋找她的丫鬟。

丫鬟瞧見她，眉毛立刻嫌棄地挑起來，「二小姐，夫人說了不能亂走，您怎麼還是記不住？」

丫鬟站在另一個方向，並沒有看到樹叢後的人影，謝玄濟和蔣明薇聽到聲音卻雙雙停止了說話。

謝玄濟臉色一變，快速繞過遮擋，看到迴廊裡一個淺藍色的背景正緩緩遠去，那外罩上印著銀色的霜花，永遠一身清淡的青碧白，永遠帶著人間過客、世無知己的疏離，從謝玄濟的角度看，這個背影真的很像蔣明薇。

謝玄濟暗暗皺眉，她怎麼來了？

回去路上，丫鬟自然念叨了一番慕明棠不夠淑女、不夠優雅，慕明棠從前不去想，今日才發現，即使是蔣家的一個丫鬟都敢明目張膽地嫌棄她，就因為她是替身，蔣明薇的模仿品，晉王心頭白月光的替身，偏偏還畫虎不成反類犬，有種東施效顰的感覺。

丫鬟喋喋不休，慕明棠只當耳旁風，不爭辯也不回應，她安安靜靜地等著，等待蔣家對她的處置。

她本以為晚上蔣鴻浩或蔣夫人總會派人來找她談話，然而她發現人真不能自以為是。

她等了許久，最終只等到一個嬤嬤過來，冷冷淡淡地對她說：「二小姐，這是大小姐的屋子，大小姐不喜歡別人碰她的東西，請您搬出去吧。」

慕明棠愣怔了一會，站起身點頭道：「有道理，這本來就是姊姊的房間，現在姊姊回來，我自然沒有理由再占據她的屋子，我這就收拾細軟。」

「不必了。」嬤嬤漠然地斜睨著她，「屋子裡所有擺設都是大小姐的，連衣服都是，二小姐您自己出來就夠了。」

慕明棠想著蔣家畢竟收養了她，所以她什麼話都沒說，就那樣近乎屈辱地被趕離

住了一年的屋子，搬到冷冰冰的客房。

慕明棠想著，她都這樣識趣了，蔣家總會有人來找她客套客套吧？

事實證明，慕明棠還是高看自己了，她被丟在客房住了三天，直到第四天中午終於有人來找她了。

「二小姐，大人傳您過去。」

慕明棠將自己收拾整齊，乖巧聽話地走到書房。

書房裡，蔣鴻浩已經坐著了，讓她驚訝的是謝玄濟也在。

慕明棠只掃了一眼就收回目光，十分淑女地給蔣鴻浩行禮，「父親。」

至於謝玄濟，原來他們是未婚夫妻，現在不是了，慕明棠就沒有理由和外男說話，蔣鴻浩沒有發話，她就不能主動跟謝玄濟問安。

「嗯。」蔣鴻浩僅僅是點了點頭。

他看著眼前的少女，想到一會兒要發生的事，難得生出一些憐惜來。無論如何她都在蔣家寄住了一年，等出嫁時給她多準備些嫁妝吧。

蔣鴻浩對自己的仁慈非常滿意，他一手拈著鬍鬚，說道：「想必妳已經知道妳長姊回來了，晉王的婚約本就是和明薇，讓妳頂替實在是無奈之舉，妳應當明白吧？」

慕明棠溫順地低頭，「女兒明白。」

「那就好。不過妳放心，既然妳成了我的養女，我必不會虧待妳，晉王前些天和陛下請命，陛下今日同意了，讓妳嫁到岐陽王府。」蔣鴻浩說著露出笑來，「妳雖然是養女，但是蔣家絕不是厚此薄彼的人家，妳嫁到岐陽王府後依然是王妃，以後妳們姊妹二人成了妯娌，在宗室中要相互守望，方不負為父教導。妳有今日，實在是造化不凡啊。」

慕明棠怔了很久才反應過來蔣鴻浩在說什麼，她依然還是王妃，只不過不是嫁給晉王，而是岐陽王？

這種荒唐的話語，他也說得出來？

她慢慢抬頭，面無表情地問：「父親，岐陽王不是已是活死人了嗎？」

第二章 回歸本性不忍了

「什麼活死人？」蔣鴻浩不悅地皺眉，「岐陽王只是昏迷了，聽說前些日子還清醒了好一段時間，可見治療是有效的，長此以往，岐陽王痊癒指日可待。」

慕明棠冷笑，她一進蔣家就被關起來訓練，對外界的瞭解十分有限，她不過是普通人家的女兒，哪懂京城這些高官貴族的彎彎繞繞，而蔣家也完全不教她，導致她名義上當了一年多的蔣二小姐，其實沒認識幾個人，面前的蔣鴻浩還有坐在一邊的謝玄濟，可以說是她認識的所有男人了。

儘管她的資訊如此閉塞，卻也知道岐陽王不是善類，他雖然也是王爺，但是並不是當今聖上的子嗣，而是先帝的。

岐陽王是先帝的嫡子，只不過精神狀態很不穩定，時而昏迷時而清醒，清醒的時候往往就要暴躁殺人，連先帝都險些遭其毒手。

岐陽王這個樣子顯然是沒法繼承帝位的，所以先帝臨終前將皇位傳給弟弟，也就

是當今聖上。

今上登基後，岐陽王的病並沒有好轉，反而越發嚴重，聽說岐陽王府伺候的人無一倖免，全被發瘋的岐陽王殺了，後來看管他的人換成軍士，就這樣還時不時需要添人進岐陽王府。

相傳軍隊中有不成文的規矩，只要誰能在岐陽王府裡活過六個月，出來後必定加官加爵，賜金百兩，然而即便朝廷立下重賞，都沒有人願意去照顧或者說看管岐陽王。

據說岐陽王曾經從軍，有殺神之名，殺孽太重才遭到反噬，變成現在這樣半死不活、瘋瘋癲癲的模樣。

傳言到底是真是假慕明棠不清楚，可是她至少知道，受過訓練的專業軍士都沒法從岐陽王手下逃脫，她一個弱女子嫁去岐陽王府，恐怕王妃的福還沒享到，當天就要一命嗚呼，去閻王那裡報到了吧。

慕明棠有些急了，侮辱、冷遇甚至苛待她都可以忍，可是讓她死卻萬萬不行，沒有人比真正經歷過死亡的人更渴望活著。

她不由往前挪了一步，懇切道：「父親，您和母親當年把我從流氓手裡救出來，我十分感激，也願意侍奉你們一生以回報你們當年的恩德。女兒不想嫁人，也不奢望做王妃，我命賤，擔不起王妃的福氣，您就讓我留在府裡端茶送水、當牛做馬吧，只要您不嫌棄，讓我當丫鬟都使得。」

「這怎麼能行。」蔣鴻浩立刻拒絕，「妳是我的養女，蔣家的二小姐，又不是奴婢，怎麼能做丫鬟的活？妳放心，凡事有為父撐腰，既然讓妳去當王妃，妳只管安心嫁過去享福就成了，沒有人會在背後說三道四的。何況岐陽王乃是先帝嫡子，也是正經的皇子龍孫，未出事前也是功勞赫赫，滿城貴女爭相自薦，妳嫁給他無論如何都是高攀，絕不算辱沒。」

許久沒說話的謝玄濟聽到這裡，也合起摺扇說道：「岳父所言沒錯，父皇自從登上帝位後殫精竭慮、夙興夜寐，生怕辜負先帝當年所託。這些年眼見政通人和，百姓安居樂業，多年戰亂損傷的元氣也慢慢恢復過來，父皇心中甚慰，唯獨有一事放心不下，那就是岐陽王。

「他是皇伯父僅剩的血脈，已到成婚之齡，身邊卻始終沒有妻妾，如今岳父主動說出要將二小姐嫁給岐陽王，正好了結父皇心頭大事。妳嫁過去之後好生照顧二哥，若是能給二哥留下血脈，那就是妳的功勞了，以後皇家必不會虧待妳。」

慕明棠從進門後一直沒往謝玄濟那個方向看去，這既是避嫌也是主動劃清界限。她非常清楚，蔣鴻浩說得再好聽，蔣明薇才是他的親生女兒，瞧瞧謝玄濟，這都叫上岳父了，她若是指望曾經的未婚夫出頭，和謝玄濟糾纏不休，那就是往蔣鴻浩和蔣夫人眼睛裡戳釘子，必然討不到好。

慕明棠很有自知之明，一開始就遠遠避開謝玄濟，可是此刻聽到謝玄濟的話，慕明棠忍不住朝他望了一眼。

真是諷刺，三四天前還是她未婚夫的人，現在當著父親的面說要好好照顧他二哥，最好早點懷上他二哥的孩子。

慕明棠本來覺得謝玄濟就算對她沒有感情，但是她扮了這麼久的蔣明薇，當了他這麼久的未婚妻，總該有些面子情吧，他怎麼能眼睜睜看著她去給一個活死人守活寡，甚至陪葬呢？

慕明棠咬了咬牙，亂世教給她最寶貴的經驗就是不要臉，臉面那是衣食無憂的人才有資格考量的，她只想活著，長長久久、安安穩穩地活著。

她條地掀起裙子跪下，給蔣鴻浩磕頭，「父親，我有今日全仰仗您發善心，您既然救了我一次，何妨再救一次？如果是旁人，女兒二話不說就嫁了，但是岐陽王並非等閒之輩，世人皆知他喜怒不定，殺人如麻，發瘋時敵我不辨，連自己都傷，聽說現在他身邊已經沒有丫鬟了，全都是軍中好手。連軍隊裡精心挑選的士兵都控制不住他，女兒去了要如何自保？恐怕連他的身體都近不得就被他殺了。女兒不想死，女兒還想活著為父母盡孝，請父親開恩，救女兒這一命！」

慕明棠說完深深拜下去，將額頭貼在手上。

蔣鴻浩臉上閃過些許動容，可是他馬上就想到將慕明棠獻出去後蔣家可能得到的好處，那片刻的心軟立刻冷凍成冰，堅不可摧。

蔣鴻浩別過眼睛不看慕明棠，而是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為父知道妳害怕，但是傳言不可信，那些話都是閒人以訛傳訛罷了。岐陽王是人中英傑，雖然現在神志不清，時常會攻擊旁人，但是最近治療已經初顯效果，妳嫁過去後悉心照料，指不定很快就好了，妳不必想太多，安心備嫁吧。」

許是看到慕明棠抬起頭張了張嘴，露出想要反駁的樣子，蔣鴻浩肅了臉色，截住她想說的話，「君無戲言，聖上知道蔣家願意為君分憂、妳願意嫁過去照顧岐陽王後，龍心大悅，今日在早朝上特意褒獎了為父。如今聖諭已經傳遍朝野，妳若是不肯，豈不是抗旨不遵？到時候不光妳喪命，連為父也要被妳連累，為父養妳一場，可不是為了讓妳恩將仇報。」

好一個恩將仇報，慕明棠聽著心都冷了。

她不想死，不想嫁給一個活死人，竟然還是她的錯了？她算是明白了，蔣鴻浩是鐵了心要將她賣出去，無論她再怎麼哀求，再怎麼低聲下氣，蔣鴻浩都不會改變主意。

先帝沒有將皇位傳給兒子而是留給弟弟，本身就很惹人猜疑，岐陽王還半死不活，命懸一線，無論怎麼看皇帝都很可疑。

慕明棠不知道岐陽王如今的模樣到底和皇帝有沒有關係，先帝傳位一事又有沒有貓膩，但是當今皇帝心虛，害怕別人說他苛待先帝嫡子卻是板上釘釘的。

正好這時候蔣鴻浩站出來說願意將二女兒嫁給岐陽王，解了皇帝心腹大患，皇帝多年不放棄救治侄子，還替侄子娶妻，就算最後岐陽王沒好，也怨不了皇帝了吧。蔣家討皇帝開心，皇帝自然會給蔣鴻浩甜頭，蔣鴻浩已經在三司副使的位置上停了許多年，說不定這次就能轉成一把手了。

皇帝得了名，蔣家得了利，蔣明薇解決掉一個礙眼的替身，謝玄濟也能討白月光開心，皆大歡喜，這其中唯一犧牲的只有她慕明棠而已。

四方人得利，而且還是一飛沖天的大利益，她區區一個外人，就算哭瞎了眼睛，

蔣鴻浩會為了一個養女放棄現成的利益嗎？

她自己都覺得不可能。

慕明棠的血冷了，心也冷了，她在蔣家一年半，雖然最開始笨手笨腳，但是等調整過來後也在努力地討好每一個人，蔣夫人、蔣鴻浩、謝玄濟，甚至是蔣家的丫鬟婆子，她都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對他們好。她以為蔣家夫妻就算做不到把她當親生女兒，但是朝夕相處一年多，多少也會有感情，就算是一條狗，養上一年也還捨不得打死呢，結果她竟然連條狗都不如。

她其實並不是文雅溫柔的性子，逃難那一年早將她磨得市儈潑辣，錙銖必較，但是蔣夫人喜歡，所以她用盡全力去扮演。

其實她不喜歡青色碧色，而是更喜歡俗氣但喜慶的大紅大金，可是蔣明薇喜歡這種清雅的顏色，那她就削足適履，將自己硬塞到蔣明薇的殼子裡，她不敢說，不敢笑，甚至不敢大口吃飯，這一切都不過是為了活著罷了，體體面面，像個人樣的活著。

可是今日，現實無比明確地擺在慕明棠面前，他們從來沒有把她當成自己人，甚至都沒有把她當成一個人。她唯一的意義就是做蔣明薇的替身，現在蔣明薇回來了，她這個假貨也該處理掉，正好扔到岐陽王府壓榨掉最後一點價值。

蔣鴻浩看見慕明棠跪在地上，良久沒有說話，終究有些不忍，到底是鮮花一樣的姑娘，夫人剛把她帶回來的時候，她臉上還有幾分女兒的影子，這些年隨著長開已經越來越不像女兒，而是和她的名字一樣變得亮麗可人，如果襄陽沒有被毀，如果她沒有流落到京城，應該也會是個無憂無慮，被父母捧在手心的心肝寶貝吧。哪個父母願意看著正值青春的女兒嫁給一個半死不活的瘋子呢？

蔣鴻浩心裡歎了口氣，放軟聲音說道：「前幾天妳姊姊回來，家裡騰不開人手，沒有好好操辦妳的生辰宴，過一會為父給妳補一份生辰禮物吧。」

蔣鴻浩覺得他作為養父，好聲好氣和慕明棠說話，還補給她生辰禮物，已經是和善至極，慕明棠一定會感激涕零，孺慕不已，他正等著慕明棠說感激的話，卻見她一言不發，突然從地上爬了起來。

蔣鴻浩皺眉，民間來的果然不懂規矩，他讓她起來了嗎？

慕明棠沒有像以前一樣，蔣鴻浩臉色稍有變化她就誠惶誠恐地道歉，檢討自己哪裡做得不對，她勾唇笑了笑，看看蔣鴻浩，又轉過頭看看謝玄濟，道：「道貌岸然，欺世盜名，我之前學這兩個詞時還不懂，今日可算見著活例子了。」

謝玄濟臉色倏然沉下。

蔣鴻浩也勃然大怒，「大膽！蔣明棠，妳在說什麼，還不快跪下請罪！」

「過生辰？補生辰禮物？快收起你們的偽善吧，我根本不叫蔣明棠，我的生辰也不在六月，六月初三是蔣明薇的生辰，我的生辰早就過完了。」

蔣鴻浩噎了一下，慕明棠的生辰早就過完了？

這時候蔣鴻浩才想起來，他好像沒問過慕明棠生辰在什麼時候，不光是他，蔣家沒人關心，他們理所應當地在六月初三置辦了生辰宴。

「你口口聲聲說為了我好，說我嫁給岐陽王是高攀，那你讓你自己的女兒去高攀

啊！我命賤，高攀不起還不成嗎？」蔣鴻浩正要說話，被慕明棠一口打斷，「我不想聽你假惺惺地狡辯，想巴結皇上就是巴結皇上，想賣女兒就是賣女兒，非要給自己找『我是為了妳好』的藉口，你自己說出來都不覺得臊得慌嗎？」

蔣鴻浩是一家之主，在家裡蔣夫人一個字都不敢違抗，就連蔣明薇也怕他，從來沒有人敢指著他的鼻子罵他假惺惺。

「放肆！」蔣鴻浩大怒，用力拍了下桌子，站起來喝道：「蔣家收養了妳，供妳錦衣玉食，呼奴使婢，妳就是這樣對待妳的救命恩人？要不是我，妳這一輩子只能嫁給販夫走卒，哪裡能做王妃？」

「是啊，我不配。當初是我求著你們收養我的嗎？當初是我求著你們把我嫁給晉王的嗎？」慕明棠完全拋棄了偽裝，不閃不避地瞪著蔣鴻浩。

這才是她，那個孤身從襄陽來到陳留，敢和當舖老闆當街對罵的平民女子。

蔣鴻浩一梗，竟然沒接上話來。確實，他說的大義凜然，但是從一開始這就是蔣家自己的決定，慕明棠承了他們的好不假，欠他們卻不至於。

慕明棠裝了太久，早就受夠這些鳥氣了，她原本為了報恩，為了保住來之不易的安穩日子，拚了命地討好蔣家，但是現在她發現，無論她再怎麼裝淑女，蔣家都不會把她當個人，那她還費什麼勁，忍什麼窩囊氣？蔣鴻浩都要把她送進活死人墓換升官了，她莫非還要感激涕零，謝謝蔣家讓她當王妃？

感激他個鬼！她慕明棠就是一個粗俗不堪的商戶女，就是一坨爛泥，學不來他們這些高門大戶的優雅。

「我爹爹說人生在世欠什麼都行，獨獨不能欠恩情。我捨我這一身，捨我下半輩子，還你們這一年的收留之恩，之後一刀兩斷，再不相欠。」慕明棠把頭上屬於蔣明薇風格的簪子拔下來，用力摔在地上，嘩嚓一聲摔得粉碎，碧色的流蘇珠子散落一地。

蔣鴻浩氣得不輕，有些事情他明白可以，但是別人說出來那就不行，他陰沉著臉說：「再不相欠？蔣家對妳這麼大的恩情，怎麼由妳說來還像是受委屈了一樣，仁義禮信妳一樣都沒學會，還反過來指責蔣家對妳不義，妳口中蔣家的錯不過是沒讓妳嫁到最好的人家罷了，妳果然還在覬覦明薇的東西。」

慕明棠都打算今日到此為止了，聽到蔣鴻浩的話，整個人瞬間炸了。

她這一年作為替身，為了模仿蔣明薇放棄自己的姓氏，放棄自己的出身，甚至放棄自己全部的人格，誰都有資格說她貪慕榮華富貴，唯獨蔣家沒有！

慕明棠用手指著蔣鴻浩，怒罵道：「你個狗官，我覬覦蔣明薇的東西？你還當真覺得你們家是金子做的屋子，人人都想巴結你們嗎？我告訴你，我壓根看不上！你以為你的妻子和那兩個小妾，還有蔣家的下人吹捧你是真的覺得你好？可擦乾淨眼睛好好照照鏡子吧，你就是一個曲意奉承、賣女求榮的偽君子！」

慕明棠一氣呵成，終於把這一年來憋的鳥氣罵了出來。

眼見蔣鴻浩氣得說不出話來，謝玄濟刷的站起來，一副想要教訓她的樣子。

慕明棠立刻轉過身瞪著謝玄濟，挑眉道：「你想幹什麼？真不愧是情聖王爺，被未婚妻逃婚都情深不悔，我可真是佩服您呢，祝您和蔣明薇白頭偕老，一輩子不

分開！」

「俗不可耐，不知所謂！」謝玄濟皺著眉，簡直像看到什麼難以忍耐的髒東西。慕明棠原先把他當未婚夫，自然處處討好，現在她馬上就要當他的嫂子了，怕他做啥？

她冷笑一聲，說：「我就是粗俗不堪，我就是庸俗無知，礙著你什麼事了？我早就想說了，你裝腔作勢，故作高雅，喜歡這些華而不實的東西，到底是裝給誰看呢？我真心待你，你卻把我送給別的男人，你行！我們橋歸橋，路歸路，以後走著瞧！」說完就要往外走。

謝玄濟什麼時候受過這種冒犯，一伸手就將她緊緊箍住。

慕明棠冷不防被拽回來，立刻尖叫著大喊，「登徒子，你想對你的嫂子做什麼！」

謝玄濟一怔，立刻如被燙著一樣鬆開手。

慕明棠吃痛地揉著手腕，嘴上還絲毫不讓步地罵道：「晉王殿下，剛才可是你說的，皇上已經開了金口，在早朝上說我是準岐陽王妃。我現在是你的準嫂子，你最好對我放尊重些，要是再動手動腳，小心我去宗人府告你輕薄嫂子！」

謝玄濟氣得胸膛劇烈起伏，但是到底不敢對慕明棠怎麼樣。

如今理學興起，男女大防日漸嚴苛，小叔和嫂嫂之間本來就要避嫌，尤其謝玄辰昏迷不醒，雖然活著，但是慕明棠無異於守寡，一個年輕鮮活、頗有姿色的寡嫂，她要是吆喝一句他對她動手動腳，謝玄濟還真吃不消。

慕明棠伸手捋了捋袖子，笑了下，說道：「晉王殿下賢名在外，溫潤如玉，平時行為舉止可要注意些，畢竟我是你哥未過門的妻子，你哥的狀況你也知道，要是我有個三長兩短，什麼地方磕了碰了，外人光唾沫星子就能淹死你。」

說完，她斜著眼睛乜了謝玄濟一眼，大搖大擺地走出去了，出門時遇到守在外面的丫鬟，見丫鬟阻攔了一下，她冷笑一聲，有恃無恐地說：「還不快讓開？我是聖上親自點頭的岐陽王妃，你們惹得起嗎？」

小人得志，得意忘形！

謝玄濟氣得臉色黑如鍋底，他素來溫雅有禮，人人見了他都恭敬地叫一聲「晉王殿下」，所接觸到的女子也全是蔣明薇那樣腹有詩書、高貴優雅的名門之女，什麼時候遇到過慕明棠這種潑皮？

蔣鴻浩的表情也難看極了，他著實沒料到慕明棠竟然是這麼個孽障，早知如此，他必不會將慕明棠叫到晉王面前，現在慕明棠當著晉王的面奚落了蔣家一頓，他丟臉不說，還害晉王受牽連。

蔣鴻浩尷尬又惶恐，等慕明棠的動靜遠去後，他連忙上前，拱手給謝玄濟作揖，「殿下恕罪，養女無狀，衝撞了殿下。她本來就是商戶女，出身不高，見識也不多，腦中空空如也，晉王殿下大人有大量，切莫和她一個草包計較。」

謝玄濟點點頭，好不容易忍下了脾氣。

事實上他不忍也沒辦法，正如慕明棠所說，父皇今日剛剛在早朝上稱讚蔣家深明大義，為君分憂，主動將二小姐許配給岐陽王，既是親口點出了蔣家二小姐，那蔣家說什麼也不能讓慕明棠有絲毫差錯。

蔣鴻浩好說歹說，直說了一籬筐好話，才將謝玄濟請回到座位上，丫鬟重新上了茶，準翁婿兩人相互謙讓，次第入座。

蔣鴻浩撫鬚，說：「今日之事多虧晉王替蔣家在聖上面前牽線，若不是晉王，慕明棠和岐陽王一事也不會這麼快定下來。晉王儘管放心，慕明棠承了蔣家的恩，蔣家對她恩重如山，她回報蔣家乃是天經地義，如今她識趣最好，若是膽敢反抗，便是死也要死在岐陽王府。」

蔣鴻浩拐彎抹角安謝玄濟的心，畢竟有蔣明薇的先例在前，若是慕明棠再鬧一次逃婚，那蔣家就沒臉見人了。

謝玄濟點頭，道：「岳父言重，明薇是我的未婚妻，蔣家的事就是我的事。」

蔣鴻浩聽到這種話大感安心，看到尚未完婚的女婿對女兒情深義重，癡心不改，還為岳家前後奔走，無怨無悔，恐怕天底下沒有一個岳父會不樂意，看在晉王的面子上，蔣明薇膽大逃婚，置家族於不利之地的事也可以翻篇了。

蔣鴻浩想到這裡心裡有點糾結，身為父親，他對於已經及笄的女兒不好問太細，可是女兒流落在外一年，期間毫無音訊，失蹤那天聽說還是和一個北戎男人一起走，這實在讓他沒有辦法不多想。

蔣鴻浩倒不至於懷疑女兒不知廉恥，可是長舌婦家長裡短的時候可不管你品性如何，蔣明薇足有一年下落不明，確實是個硬傷。

何況他不介意女兒年少無知做錯事，那晉王呢？哪個男人能不在乎未婚妻和一個外族男人私奔，還在外面同居了一年這種事？

蔣鴻浩不敢提，但若是不讓謝玄濟打消芥蒂，日後恐怕遲早要生出禍患。

他頓了一會，狀若隨意地說：「晉王，您和明薇從小就投緣，我們建安巷一整條巷子的孩子，數你們兩人玩得最好。後來遷入京城，當年的鄰居不再住在一塊，走動日漸生疏，唯獨你們始終不曾生分，看到你們能有今日，我實在是感慨至極。」

「不過明薇這個孩子從小倔強，當初我剛剛遷入京城，忙著處理朝廷的事，她母親也騰不開身，疏忽了她，才讓她心態產生變化，竟然離開家到外面尋找自由去了，這是我這個做父親的管教不力……」

「岳父。」謝玄濟伸手止住蔣鴻浩未完的話，「我們兩家自小比鄰而居，自我有記憶起，許多時候都在蔣家吃飯，蔣夫人也照顧我許多，我對蔣家是真心親近，和明薇更是青梅竹馬，心心相印，我豈會懷疑明薇的為人？這樣的話岳父日後不要再說了，這既是折辱了明薇，也是折辱了我對明薇的感情，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，明薇只是一時想岔，只要現在她人回來就夠了。」

蔣鴻浩聽到這番話頓時放下心來，他對謝玄濟拱了拱手，端起杯子，說：「晉王品行高潔，光明磊落，下官十分佩服！下官以茶代酒，敬晉王這一杯。」

「這怎麼當得？」謝玄濟微微避開，端起杯子道：「合該是我敬岳父才對。」